

斯奇记
里曼代
克托历

6

平荷伊之蛋

The Pinhoe Egg

[英] 戴安娜·韦恩·琼斯 / 著

Diana Wynne Jones

谢思敏 /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克里斯托
曼代历



平荷伊之蛋

The Pinhoe Egg

藏书

[英] 戴安娜·韦恩·琼斯 / 著

Diana Wynne Jones

谢思敏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荷伊之蛋/(英)琼斯著;谢思敏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克里斯托曼奇历代记;6)

ISBN 978-7-5321-5859-1

I. ①平… II. ①琼… ②谢…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3158 号

THE CHRONICLES OF CHRESTOMANCI: THE PINHOE EGG
by Diana Wynne Jones

Copyright © 2001 by Diana Wynne Jones

Copyright © 2006 by Diana Wynne Jone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Laura Ceci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620

责任编辑:方 铁

选题策划:何家炜 张静乔

装帧设计:高静芳

封面绘画:高 婧

平荷伊之蛋

[英]戴安娜·韦恩·琼斯 著

谢思敏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3 字数 204,000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859-1/I·4680 定价:48.00元

第一章

暑假刚刚开始的时候，克里斯托曼奇和他的家人仍然在法国南部停留，玛丽安·平荷伊和她的兄弟乔伊不情愿地从埃尔夫斯哥特那陡峭的主街道走了上去。他们接到了平荷伊婆婆的召唤。婆婆是埃尔夫斯哥特地区的平荷伊巫师首领，也是所有平荷伊家族成员的首领，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从波布里奇到何普顿，从上赫尔姆到和赫尔姆·圣·玛丽，都不会违抗婆婆的指令。

“我在想这一次那只老蝙蝠又想要做什么，”当他们经过教堂时乔伊沮丧地说，“某件愚蠢的事情，我敢打赌。”

“嘘。”玛丽安说道。从教堂继续上坡，平荷伊牧师正在他住所的花园中给他的玫瑰喷水。她可以闻到那咒语传来的酸性气味，也能听到牧师水管发出的呼哧声。的确，最近婆婆的命令开始变得越来越苛刻和奇特。不过没有任何一名成年的平荷伊家族成员懂得如何以拒绝作为回答。

乔伊低下头，摆出他最为阴郁的表情。“可是这一点道理都没有，”当他们经过牧师住所的大门时他抱怨道，“为什么她也召见我呢？”

玛丽安咧了咧嘴。乔伊被平荷伊族人认为是“一个让人失望的例子”。只有玛丽安知道，乔伊到底有多么努力以达到让人失望的目的——尽管她猜想他们的妈妈怀疑到了这一点。乔伊的心思都扑在了机械上。他对于传统的巫术或平荷伊家族——或者赫尔姆·圣·玛丽的法雷家族，或者在埃尔夫斯哥特另一边的下赫尔姆的克利夫家族——施展魔法的通常方式都没有兴趣。凡是涉及那些魔法的事情，乔伊希望自己看上去是一场完全的失败。于是他们也不再管他。

“她想要你是有道理的，”当他们爬上通往森之屋——婆婆的住处——的斜坡最后一段时，乔伊继续说道，“考虑到你是婆婆下任接班人之类的。”

玛丽安叹口气然后做了个鬼脸。事实上，迄今为止除了玛丽安，在婆婆这一支平荷伊家族成员中已经有两代人没有女孩出生过了。每一个人都知道玛丽安将会跟随婆婆的脚步。玛丽安有两名叔祖父和六名叔叔，十名堂表兄弟，婆婆还每周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在巫术学习上应该怎样做。对她

来说那是一副重担。“我能应付得了，”她说，“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撑过去。”

他们走上通向森之屋那长满野草的车道。自从上任老爹在玛丽安年幼时去世以后那扇门就已经坏了。他们的父亲，哈利·平荷伊，作为上任老爹最年长的儿子成为了现任老爹。玛丽安常常想，事实上每一个人都管他叫爸爸，而不是老爹，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他们父亲的个性。

他们沿车道向上走了两步，然后嗅了嗅。那里有一种强烈的野生动物的气味。

“公狐狸？”乔伊疑惑地说，“公猫？”

玛丽安摇了摇头。那种气味如此强烈，可是却比狐狸或者公猫的味道要好闻得多。那是一种粉末似的、药草的气味，有一点像是妈妈最喜爱的爽足粉。

乔伊笑了。“反正不是疯豆，它已经不可能了。”

他们走上老旧磨损的楼梯，然后推开斑驳的前门。没有人来为他们开门。婆婆坚持独自居住在这座巨大的老房子里，只有卡勒小姐每周两次前来为她打扫。但是卡勒小姐的活也干得不怎么样，玛丽安在他们进入那宽敞的门厅时想道。在满是灰尘的橡木楼梯半腰处有一扇窗户，阳光从窗外

穿透而入，密布的尘埃在光线中浮动。从墙边桌上放置着的动物标本玻璃罩上透出阴沉的反光。玛丽安对这些厌恶至极。动物标本们的表情都被冻结在某种野蛮的怒号动作之上。甚至从那一层厚厚的尘雾之间，你都可以看到动物标本贲张的血盆大口，尖利的牙齿和怒目圆睁的玻璃眼珠。当自己和乔伊从铺着肮脏的椰棕地席的大厅穿过，去敲响前室大门时，玛丽安试着不去看向一旁。

“哦，进来，请进来，”婆婆应声道，“我已经等了你们半个上午了。”

“不，你才没有。”乔伊咕哝着。玛丽安希望婆婆没有听到那轻声的喃喃自语，尽管那是大实话。她和乔伊一收到巧依婶婶从邮局带来的消息就立刻出发了。

婆婆正坐在她那破烂的扶椅里，穿着她那一成不变的层层黑色服装，还有她的黑猫——疯豆，躺在她瘦骨嶙峋的膝盖上，而她的拐杖则靠在扶椅一旁。她仿佛没有听见乔伊说的话。“现在是假期了，不是吗？”她说，“你有多长的时间？六个星期？”

“差不多七星期。”玛丽安承认道。她低下头看着婆婆那方正、硕大，一度曾经动人的脸庞，现在只剩下一片荒芜，

她忍不住想自己年老之时是否也会看起来像那个样子。每一个人都说婆婆曾经拥有栗子颜色的头发，和玛丽安一样。每次玛丽安看向镜子，担心自己的容貌时，也会记起婆婆的眼睛曾经和她的眼睛一样大，有着相同的深棕颜色。不过玛丽安外表上唯一方正的地方是她不一般宽阔的前额。这对玛丽安来说是极大的安慰。

“很好，”婆婆说，“那么，我对你们俩有些安排。可不能让你们两个人都闲着七个星期无事可做。先是乔伊，你是最年长的。我们给你安排了个工作，一份包住的工作。你会去你知道哪里，替大人物跑跑腿。”

乔伊瞪着她，完全吓呆了：“你的意思是，在克里斯托曼奇城堡里？”

“安静，”他的祖母声音尖利地说道，“在这里你不能提起那个名字。你想要他们注意到我们吗？他们不过位于十英里之外的赫尔姆·圣·玛丽。”

“可是，”乔伊说道，“我已经对这个假期有安排了。”

“真不幸，”婆婆说，“闲置你的计划，愚蠢的计划。你知道对我们来说你相当让人失望，乔瑟夫·平荷伊，现在是你的机会，终于能做点有用的事情。你可以潜入那座城堡，

成为我们的眼睛和耳朵，给我捎回乔斯·卡勒的消息来，如果他们甚至表现出一丁点知道平荷伊存在的可能性——或是法雷家族或克利夫家族的存在。”

“他们当然知道我们的存在，”乔伊轻蔑地说，“他们不可能认为没有人住在埃尔夫斯哥特或者——”

婆婆用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阻止了他。“乔伊·平荷伊，你知道我的意思。他们并不知道也绝不能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是巫师。只要他们一知道实情，就会插手介入，开始制定法律和规定来约束我们，让我们不能再施展法术。至今已经有两百年时间了——自从他们在那座城堡里安置了那个大人物开始算起——我们成功地阻止了他们发现我们的秘密，我有意继续保持这一现状。而你必须得助我一臂之力，乔伊。”

“不行，我可不干，”乔伊说，“乔斯·卡勒怎么了？他人就在那儿。”

“可他是个局外人，”婆婆说道，“我们希望你能够潜入内部。那里是所有秘密的所在。”

“可是我不——”乔伊又开口道。

“是的，就是你！”婆婆爆发了，“乔斯已经替你都打点好了，还向他们那儿的贝瑟默管家推荐了你，你当然会去，

直到重新开学为止。”她一把举起她的拐杖指向乔伊的胸膛：“这是我的命令。”

玛丽安觉察到魔法带来的震动，还有乔伊的一声喘息，不知道拐杖对他做了什么。乔伊的表情茫然而又阴郁，他看看自己的胸口，再望向拐杖的尾端。“你没有权利这么做。”他说道。

“你死不了的，”婆婆回答，“现在，玛丽安，我希望你每天从早到晚都和我待在一起。这屋子里需要一个帮手和跑腿的，不过我会同其他人说你是我的学徒。我可不希望别人觉得我需要被人照顾。”

玛丽安眼看着自己的假期就这么被吞噬消失，和乔伊一样，拼命地在脑子里想理由——任何借口！——以让自己逃脱出去。“我和妈妈保证过帮她处理那些草药，”她说，“今年可是一个丰收年——”

“茜茜莉可以自己胜任那些蒸煮提炼的工作，她自己一直都应付得很好，”婆婆回答，“我希望你待在这里，玛丽安。还是我也得把拐杖指向你？”

“哦，不。不用了——”玛丽安赶紧开口说道。

她话未说完，就被门外车道路上传来的蹄声和滚滚车轮的

声音打断了。在婆婆厉声要求他们去“看看谁在那里！”之前，玛丽安和乔伊便已经冲向了窗口。疯豆从婆婆的膝盖上跳下来赶在了他们前面。它从满是污垢的窗户向外瞄了一眼便立刻逃开来，尾巴朝外像灌木丛一般竖着。玛丽安看到窗外一辆时髦的藤编马车和一匹打扮整齐的花斑矮种马，正缓缓停在大门阶梯前。驾车的是法雷老爹，一个婆婆从来都不待见的人，穿戴着他最好的花呢外套和鸭舌帽。甚至对于他自己来说，他现在的表情也算得上是阴沉的。在他身后的藤编马车里，坐着诺亚·法雷婆婆。诺亚婆婆有着细长的眼睛和短小的嘴唇，这样的五官让她即使在心情最好的时候也仍然看起来严峻。今天她看起来绝对是加倍的冷酷。

“是谁？”婆婆急切地问道。

“法雷老爹。穿着他最好的装束，”乔伊说道，“还有诺亚婆婆。应该是官方拜访，婆婆。她戴着那顶可怕的帽子，就是有罂粟花装饰的那顶。”

“他们看起来都非常生气。”玛丽安补充道。她看着一名姓法雷的表兄从马车里跳出来，朝马头方向走去。他也穿着套装。她看着法雷老爹将马鞭和缰绳递给那名表兄，然后僵硬地从车上下来，站在那里一面整理自己愤怒的胡须，一

面等着诺亚婆婆在马车里站起来下车。马车随着她的动作摇摆，发出嘎吱的声音。诺亚婆婆是一个大个头的女人。可怜的小马，玛丽安想道，即便那是一辆轻型马车。

“去给他们开门。把他们领进来在大厅里等着，”婆婆命令道，“在我和他们说话时得有些平荷伊家的人能够随叫随到。”玛丽安心想，婆婆和他们一样因为来访者的出现而大吃一惊。

她和乔伊急促地冲过了外厅的动物标本，乔伊正满脸郁闷，揣着他最低落，也最固执的表情。带着裂缝的老门铃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就在他们来到门前时，法雷老爹推开了大门。

“大老远的从赫尔姆·圣·玛丽过来，”他说道，朝他们怒目而视，“居然只找到两个甚至懒得过来开门的小鬼。她在吗，你们的婆婆？还是她正假装自己不在？”

“她在前室里，”玛丽安礼貌地回答，“请跟我来？”

不过法雷老爹没等她说完便粗鲁地从她身边挤过，大步向前室走去，诺亚婆婆紧随其后。为了将自己庞大的身躯挤进门，她几乎把乔伊推到了附近的动物标本上。诺亚身后跟着她那酸葡萄脸的女儿——桃乐诗雅。桃乐诗雅进门后即刻

对玛丽安说：“拿出些礼仪来，小姑娘。他们需要些茶水点心，马上。赶快去。”

“啊，太好了！”乔伊说，然后对着正甩上前室大门的桃乐诗雅的背影做了个鬼脸，“我们趁机回家吧。”

甩上的大门后已经传来了提高的声音。“不，留下，”玛丽安说，“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生气。”

“我也想知道。”乔伊同意道。他朝玛丽安挤挤眼睛，然后迅速地朝前室大门挥舞了一个小小的淘气的魔法，大门立即被打开了大约一英寸。法雷老爹的声音涌出打开的门缝。“不要否认，女人！就是你让它出来的！”

“我绝对没有！”婆婆几乎在尖叫，随后而至的是诺亚和桃乐诗雅的高声叫喊。

玛丽安走到厨房里去准备茶水，留下乔伊在门外偷听。疯豆也在厨房里，坐在一张巨大的旧桌子上，热切地盯着一罐不知被谁留在那里的猫粮。玛丽安叹口气。婆婆总是说疯豆只有两个脑细胞，而且全都只为了食物而存在，可是现在看来，更大的可能性是婆婆又忘了喂它。她打开猫粮罐头，将食物倒入它的食盆里。疯豆欢喜兴奋地扑过来，玛丽安忍不住想上一次婆婆记得喂它到底是什么时候。而且橱柜里到处都找不到饼

干。玛丽安开始怀疑婆婆是不是连自己都忘了吃东西。

就在烧水壶还在加热时，玛丽安又回到了前厅。前室中的叫喊声已经消减了下去。桃乐诗雅的声音说道：“而我几乎迎头撞上它。没有受伤算我幸运。”

“可惜它没有吃掉你。”婆婆说。

这引来更多的叫喊，乔伊却在一旁偷笑。他正站在一个玻璃柜旁，柜里放置着一只身体扭曲、作咆哮状的白鼬标本。乔伊仿佛像疯豆盯着猫粮罐头一样盯着标本。“你弄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了吗？”玛丽安轻声问。

乔伊耸耸肩。“还没有。他们指控婆婆干了些什么，而婆婆反驳说她没有做过。”

此刻前室里的噪音已经减弱到他们足以听清楚法雷老爹的声音：“我们之间有着神圣的相互信任，无论是平荷伊还是法雷家族，更不用说克利夫家族。而你，艾迪斯·平荷伊，却背弃了那一信任。”

“胡说八道，”婆婆说道，“你就是个装腔作势的蠢蛋，杰德·法雷。”

“而你拒不承认的这个事实，”法雷老爹继续说，“证明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你都已经不顾责任，不管事实如

何了。”

“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荒谬的事情。”婆婆说道。

诺亚的嗓音切断了婆婆的话头。“没错，艾迪斯，你的确如此。我们来这里就是要说这个。你已经失去控制了。你早已经越过了界限，犯了不少错。”

“我们认为你是时候退休了。”桃乐诗雅的声音也一本正经地加入。

“在你造成更多的破坏之前。”法雷老爹说道。

法雷老爹的口气听起来像是他还没有说完，无论他还想说什么，都被婆婆高声的尖叫给盖住了。“一派胡言，放肆无礼，多大的侮辱！”她尖叫着，“从这里滚出去，你们所有的人！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立刻！马上！”她一面尖叫着一面施展出一阵强大的魔法，尽管魔法并非冲着乔伊和玛丽安而来，但他们也没有能够抵挡住，退了两步。法雷家的人一定是分毫不差地迎面感受到了全部力量。他们从前室里踉跄而出，一路穿过大厅。直到前门处，他们才总算转过了身。法雷老爹一边挥舞着他的拳头一边号叫着：“我告诉你，你已经疯了，艾迪斯！”他看起来比乔伊和玛丽安有记忆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愤怒。玛丽安可以发誓，伴随着婆婆的魔

法，还夹杂着一阵法雷老爹的咒语。

在她能确认之前，法雷家的三名成员已全部闪电般奔向他们的马车，跳了上去，然后手忙脚乱地驾车离开了，好像克里斯托曼奇本人在身后追赶他们一样。

前室里，婆婆仍然在尖叫。玛丽安跑了进去，看见她在椅子上前后摇晃，一面还不停地尖叫。她的头发四处散乱，口水从嘴角流到下巴。“乔伊！快来帮我制止她！”玛丽安喊道。

乔伊慢慢靠近，然后朝着婆婆弯下腰说道：“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去克里斯托曼奇城堡！”他事后回想着，那是唯一一句他可以想到的，能够吸引婆婆注意的话。

他的话成功地阻止了婆婆继续尖叫。她盯着乔伊，一副狂野的样子，一面颤抖着还一面喘着粗气。“比目鱼的榛子从所有的粥碗里转出来了。”她说。

“婆婆！”玛丽安乞求道，“说句有意义的话！”

“莨苕，”婆婆回答道，“美容师的假日。做一次面包屑节。”

玛丽安转向乔伊。“赶快跑去把妈妈找来，”她说，“赶紧的。我想她真的疯了。”

到夜晚降临时，玛丽安的判断变成了官方结论。

远在乔伊赶到伏尔泽小屋找到妈妈之前，已经有各种关

于婆婆的流言被传播开来。爸爸和理查德叔叔已经从小屋后面用来制作家具的棚屋里出来，从街头赶来；亚瑟叔叔也离开了平荷伊湾，正往山上出发；查尔斯叔叔骑着自行车出现了，还有史崔克叔叔乘着他摇摇晃晃的农场二轮马车；赛门叔叔的建筑工人面包车暴风雨般紧跟着出现；接着是艾萨克叔叔从他的小农场急匆匆地穿过野地而来，他的妻子戴南婶婶则紧随其后，跟着她的是一群让人出乎意料的山羊。不久之后两位舅公也来了。艾迪格舅公——一名地产经理——拍了拍他的马车和副驾驶；还有莱斯特舅公，一名律师，从何普顿开着 he 时髦的轿车远道而来，留下他的律所自行运转。

婶婶和叔婆们也跟着都来了。她们都暂时留下来制作三明治——除了戴南婶婶，在加入众人制作三明治之前，她回到戴尔去把山羊关起来。对于玛丽安来说，这看起来就像是平荷伊一成不变的传统。给平荷伊的妇女们一场危机，她们就开始制作三明治。甚至她自己的妈妈也带着一个篮子，装着闻起来像是用面包、鸡蛋和水芹做的三明治。森之屋厨房里的巨大餐桌上很快就塞满了各种风味和大小的三明治。玛丽安和乔伊忙着往前室里端茶并递送三明治。前室里正进行着严肃的会议，玛丽安和乔伊不得不告诉每一名新抵达的成